



追捕

ZHUI BU

山 哈◎著

同为特种兵出身，狱警怎样《追捕》越狱犯？
忠孝自古不能两全，所有将死的人，都希望
他能杀进重围，为父《奔丧》，也算替自己
尽最后一次孝。



追捕

ZHUI BU

山 哈◎著

同为特种兵出身，狱警怎样《追捕》越狱犯？
忠孝自古不能两全，所有将死的人，都希望
他能杀进重围，为父《奔丧》，也算替自己
尽最后一次孝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捕 / 山哈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2 - 2

I. ①追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2217 号

追 捕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山 哈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2 - 2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捭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江南一怪	1
寻找师傅	117
奔 丧	135
送奶工老齐	183
老 董	191
跋	197

江南一怪

(一)

除暴安良，《水浒传》播种正义
激浊扬清，《西游记》启蒙思想

就像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农家的孩子一样，吕尚源生活在一个勤劳但永远受苦的家庭。父亲吕加升长年在外做长工短工。母亲黄玉云在家中也闲不着。吕尚源从懂事起，就记得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腐了。昨晚包的粽子还焐在大锅内，散发着阵阵粽叶的清香。母亲每天挑一担豆腐和粽子到离村三十里地的安文镇上去卖。她的豆腐总是又嫩又白，粽子总是又糯又香，成了四乡八村大家喜欢的食品。粽子要焐久，所以每天回家后要包粽到深夜才能下锅；豆腐要新鲜，所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磨豆下锅。尚源从懂事起，他就记得妈妈的眼白永远是红的……

尚源三岁的那年冬天，同往常一样，母亲将他反锁在家中挑着担到镇上去了。她留下一只中碗大的竹壳陶芯的小火炉给小尚源取暖。临走，妈妈亲亲宝贝：宝宝，不是妈妈心狠啊，妈妈实在是没办法……

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冬日。妈妈走后，小尚源蹒跚着在凹凸不平的地上玩耍。天冷，他像往常一样把火炉紧紧地抱在怀里取暖。突

然，脚下一绊，他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只见那提在手上的小火炉倒翻了。两块火红的木炭扑面而来……

“源源，源源，宝宝，妈妈回来了……”回家的母亲在门外一边开着锁一边急切地叫着儿子。开了门，妈妈发现儿子倒在地上无声无息如同死了一般。母亲五内俱焚，几乎晕过去了。她一把抱起孩子，只见尚源左脸下巴颈边已被火烫出了一块三平方厘米余的黑疤。那被细嫩的肉生生熄灭了的黑炭紧紧地黏连在肉上。妈妈急了，一把扯下黑炭，同时也撕下一大块皮肉。“哇……”尚源从昏迷中醒来。

接下来的七天里，妈妈没法再挑担上街卖豆腐了。儿子不停地哭，伤在儿身上，痛在娘心里。她原以为儿子只是颈上烧伤而已，但还不会表达意思的儿子是多么想告诉妈妈啊：我的左臂也烧伤了。

那天，已经七天没好好睡过觉的母亲热了水，打算给尚源洗个澡。当他脱下尚源棉衣时，一下愣住了：幼小的左手臂膊有一块三平方厘米的伤口裸露着。伤口化脓后都已露出骨头。原来，那天的炭火一块从领口落下，顺势掉在了尚源的左手臂的衣袖管内，而扎紧的袖口挡住了火炭……

……妈妈又一次失声痛哭。

就像山村满山遍野的松树，没怎么让人操心，却生长得满目青翠。穷人家的孩子命贱。几次大难不死的吕尚源在上加坞村和宅口村读完了六年小学。这时，吕家早已添了两个女娃香桂、香春。眼看着吃饭的嘴越来越多，吕加升对尚源说：“小学毕业这点文化在农村也够用了。初中就不读了，啊?!”

吕尚源含着泪水点点头。他是多么想继续读书啊，但家中的情况他也清楚，家中实在没有能力再供养他继续求学。从此，上加坞村多了一个十三岁的放牛娃。

吕家最值钱的家当就是尚源放牧的这头大黄牛。在放牛的日子里，尚源从同学家中借了很多的古典小说。那时，农村有点文化的人家里总有几本书，如《封神榜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。尚源

有时就骑在牛背上，边放牧边看书，有时把牛牵到山坡上放牧，就自顾自看起小说来。尽管那些线装的故事书让他这个小学校看得似懂非懂，但他还是很快忘记了失学的痛楚，沉浸在梁山好汉、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故事当中。每当看到梁山好汉们劫富济贫，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情节，他都兴奋得手舞足蹈。他是多么崇拜梁山好汉啊！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“行侠仗义”“除暴安良”的思想，在尚源的幼小心灵里深深地扎了根。

吕尚源每天都将看过的故事讲给放学回家的同学听。不知不觉间，他的周围坐满了村里的孩子。他们常常听得如痴如迷。尚源在他们中间讲着讲着，就仿佛自己是诸葛亮，自己是孙悟空。他用自己的想象比划着书中的故事，讲得有板有眼。村里的大人见此情景，告诉他父亲：你们尚源是有官相的。在农村，如果说谁家孩子有官相，那可是最大的表扬了。

当然，吕尚源每次讲完故事，总不忘要求已上了初中的同学教他课本知识和作业……他心中有个秘密：明年偷偷去考初中。

日子过得飞快。第二年，到了考初中的时候，尚源瞒着父母，向邻居借了三斤粮票、十元钱（当时人民币的面值，即后来的十元），偷偷跑到三十里地外的磐安县城安文镇参加考试。当天，邻居告诉尚源父亲，尚源已经去安文应考。一个月后，成绩出来了。吕尚源考得很好。录取通知书发到了家中，父母却只有无奈的叹气，谁叫家里那么穷呢。开学的日子到了。班主任陈钦佩老师左等右等不见吕尚源来报到，急了，赶到吕家。吕尚源见老师来家了，远远地躲在屋后。陈钦佩老师一看吕家的家境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做起两位家长的工作：“教这么多年书，我从来没碰到过像尚源这样成绩好的孩子。他是我看到的最有潜质的孩子。我相信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”

吕加升沉默良久，才满怀歉意地说：“陈老师，我们做父母的也希望孩子能读书，但我们实在没有钱啊……”

“你们不让他读书会误了他一辈子的……”

尚源母亲在灶头后面悄悄地抹着眼泪。

“要不这样吧，我每个月资助五万元，供尚源读完初中，好吧？”陈钦佩老师真诚而焦急地说。

“陈老师，你的钱我们不能要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们再苦也让他去上学！”吕加升站了起来，狠狠地熄灭了手中的土烟，咬咬牙说道。

第二天，怀着喜悦和心酸之情的尚源又踏上了求学之路，因为他亲眼看到，为了凑齐他的学费，家里的鸡呀蛋啊都卖了，为了凑钱，母亲将留了多年的长发都剪下送废品收购站卖了钱……

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送他上学，到离家十五里外的深宅村临别时摸着他的头说的话：“你去读书，我们一家就更苦了。”望着面前的青山，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脱口而出：“双眉紧锁对青山，不知何日能开颜？”

尚源抬起头，早已是泪眼朦胧：“养育之恩铭心中，报答父母唯求学。”

金华东阳，素有勤学好读之风。以优异成绩考上东阳中学的吕尚源是班里家庭条件最差的，他的成绩却总是让同学们刮目相看。为了节省几毛钱路费，每次从家里到学校，一百里路他要走上一整天。尽管脚板打了水泡，但他心里很开心。他每两个礼拜回家一次。每次都背上十几斤米和满满一袋“博士菜”（注：霉干菜由常绿青菜腌制晒干而成，是浙江农村传统的常备主菜。它有易保存的特点。农村孩子求学住校吃霉干菜。这些苦孩子读书发愤，大多考上大学，还有不少成为博士，成为国家栋梁。所以后来美誉霉干菜为博士菜）。每天七两米不够吃，吕尚源常常饿得心里发慌。后来，他想了一个办法：早上蒸二两稀饭，剩一点留到中午加三两米，蒸出来的饭会多一点……

一眨眼，吕尚源高中快毕业了。这时，尚源两个妹妹也双双小学毕业。吕家实在无法供养三个孩子完成学业。为了孩子读书，吕家成了全镇的贫困户。全镇最破最小的房子就数吕家的了。晚饭后，吕加升把孩子们叫到面前：“像你们这么大，村里的孩子都赚工分了。爸爸也想让你们继续读书，但家里的条件实在供不起你们三个。想来想去，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了，打算你们三个中留一个在家。我们应全家一盘棋……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吕加升的心像刀绞一样的难受。他的三个孩子读书都很争气。吕尚源在学校是尖子生，两个女娃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成绩总是轮流当第一名。决定谁辍学都于心不忍。

“我是老大，我留下吧！而且我可以挣工分了。”吕尚源拉着两个妹妹的手坚决地说。

“还是我留家里吧，我可以帮妈妈做豆腐包粽子了。哥哥成绩那么好，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。”大妹吕香桂为了在家带妹妹，推迟了好些年才上小学。

“让哥哥姐姐再读书吧！我可以在家放牛拔猪草。”二妹吕香春也抢着说。

看到孩子们个个懂事，一旁的母亲悄悄抹起了眼泪。

“你们都不要争了。尚源好不容易读到高中快毕业，再读几年就能自立了，让他继续读。老三还小，在家也帮不了什么大忙。我看只有牺牲老二了……”

尚源执意自己留下，二妹亦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吕加升知道，老二也想读书啊：“……孩子，爸爸也是没办法啊。将来你可以恨我骂我，但爸爸实在没有能力供养你们三人读书。”他爱怜地把老二揽在怀里。

也许是营养不良，吕尚源从小就长得瘦小文弱，总比同龄人矮一截，天天盼着自己长高点，但老天好像总同他作对一样，长到一米六二就再也不肯往高长了，但他从没有因为身材偏矮而自卑过，在浙师大六六（2）班里，他的文采、风采至今还令同学惦记。

1962年，他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，来到省城杭州。从此，求学的人生道路越走越远。

浙师院学风极佳。在六六（2）班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每两周之末，同学们都要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当众宣讲。早就练就一副好口才的吕尚源当然是活跃分子。

“状元，这个周末有什么高论？”下课了，同学陆宣德拦住他。在

班里，陆宣德是吕尚源的密友之一。

“在想，在想。”吕尚源很不满意同学叫他外号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，尚源——状元，音太接近了。后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全国上下都要破“四旧”。学校里也刮起一阵改名风。原先名字中带“贤、儒、雅”等的大多改成“忠、卫、群”等。借着改名风，吕尚源也为自己换了个字：吕思源。这一字之改，充分表达了自己饮水思源，不忘共产党、不忘毛主席培养教育之恩，不忘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的底蕴。尽管名改了，但大学的同学不买账，至今碰面依旧以“状元”相称。

尽管这个周末班级的演讲规模不大，却是同学们暗暗较劲的时候。他自然不会马虎。再说，临近毕业，毕业论文也该交了。这几天，他为作出不落俗套的毕业论文绞尽脑汁。躺在床上，一个个选题眼前闪过：“书评《红楼梦》”？——不行，红学已众说纷纭，且研究已很深入，难有新观点、新见解；“《水浒传》——一次失败的农民起义”？——也不行，此观点已有定论，毫无新意；“《三国演义》的兵法研究”，其价值自然低于研究《孙子兵法》。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吕思源早已烂熟于心。他想如果自己的毕业论文围绕四大名著写，就应该有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诠释。几经推敲，已否定了三部，自然要“攻坚”《西游记》了。他想到了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的狡黠、猪八戒的好色、沙僧的忠厚……这些形象一个个在头脑中鲜活起来。

迷迷糊糊中，吕思源进入了梦乡。

忽然，吕思源发现脚下全然不是往常的颜色，白云从身边飘过，眼前满目霞光。他感觉自己的身子特别轻，像充满了氢气的布袋。他用手轻轻一划，居然身子忽地腾空而起，又试了试手脚并用，居然可以像在水里一样自由地在空中划行。他觉得很好玩。突然，远处有人叫他。他应声望去，原来是悟空一个人。怪了，不是师徒四人吗？“思源贤弟，想不想与我一并到天庭一走？”这悟空分明猴子一个，却穿了人衣。思源走近悟空，抱手一拱，嘿！这礼节怎么就那么熟？“悟空，你这是往哪儿去，八戒呢？师父呢？”“嘿！别提了，红孩儿那厮，我告诉他我与其父牛魔王有八拜之交，他应叫我叔叔，还我师父，可他就是不买

账。那小厮好生厉害，我打他不过，向观音讨个法宝，好去同他对仗。”听悟空说来，好似第四十二回“大圣殷勤拜南海观音慈善缚红孩”那段。“你却怎得在此？”孙悟空停住脚步，眨了眨眼。“最近想写《西游记》的论文，心里乱得很，咳！”“原来如此，俺老孙告诉你一个秘密，《西游记》通篇均说‘治心’两个字。”“此话怎说？”“心猿意马，我就是人心的化身。别看通篇打打闹闹，神怪鬼蜮，但看透了，都是一个‘治心’。我师父西天取得的真经，便是治国秘方。言多了，言多了！俺老孙走也！”悟空好生了得，一个筋斗不见了踪影……

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吕思源睁大了眼睛，举起双手，脑子还沉浸在腾云驾雾的梦境中：治国秘方，治国秘方……对了，《西游记》通篇无非是四百年前的吴承恩一个治国的乌托邦？

真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吕思源忽然眼前一亮，一看闹钟，正指凌晨1点。他生怕忘却，速披衣下床，铺开稿纸，一气呵成。清晨6点，写下了《〈西游记〉新论》。后经其夫人蔡文仙仔细修改并改题为《略论吴承恩创作〈西游记〉的动机》。洋洋洒洒万余字，从吴承恩个人遭遇和所处的历史背景到西游记的人物塑造，从“儒、释、道”三教合一思想到封建社会人治现状的统一，最后得出：孙悟空是“人心”的艺术化。“人心如天高”，所以，孙悟空要做“齐天大圣”。玉帝不能收服“人心”，所以，孙悟空闹了天宫；如来收服了“人心”，所以，孙悟空保唐僧取经。孙悟空由“闹”到“保”的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，说明了一个真理：治国应攻心为上，治心为上，因此，《西游记》是一部艺术化的“治国秘方”。

此论一出，压倒了以前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所有观点，开启了“西学”研究领域的“治国秘方说”的先河。

天亮了，吕思源收拢散了一桌的稿子，穿上球鞋，围着校园跑了起来。几日的阴云一扫而光，他越跑越快。

周末。教室内外围满了听众，那时学生没什么课外活动。只要有演讲，不管是不是同班，是不是同级，大家都很喜欢扎堆。讲好了鼓一通掌，讲得不好也乱鼓一气。

“……所以，我认为，通篇《西游记》，注意，我们不应该被那些鬼怪故事所迷惑，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。通篇《西游记》，无非是吴承恩为统治阶级开出的治国秘方。”

“哗……”教室内外掌声一片。

“那天你讲得真好！”低年级的“校花”蔡文仙用很佩服的眼光盯着他，看得吕思源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你也听了？”

“是啊！那天我们班好多人都去听了。”蔡文仙顿了顿，“你很有见解。我听你的周末演讲好多次了。难怪人家叫你‘状元’。”

“什么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现在不是‘状元’了，现在是思源了。校花，今后请多多指教！”

真诚地看着比自己三年的学妹，吕思源把蔡文仙闹了个大红脸。其实，他的才情，已经深深烙在了“校花”的心里，只是他不知而已。

论文提交周舸民老师后，评审的周老师赞叹不已，说：“此文立论很有新意，且逻辑严谨，志刊发了一篇《用唯物主义研究古典文学》的论文。吕思源认为己文很有说服力！”他建议吕思源誊写几份寄到报刊一试。时逢《红旗》杂志对口，遂投寄了《红旗》杂志。半月后，《红旗》杂志复函建议：“改投《光明日报》。”吕思源即向《光明日报》投稿。没想到，1966年的5月30日《光明日报》来函：“吕思源同学：寄去论文清样一份，请查收。文章观点很新，符合当前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古典文学的精神。本报拟于近日刊用。”

吕思源论文被《光明日报》选用的消息不胫而走。老师、同学纷纷向他祝贺。几个“死党”非要吕思源请客不可。在那个年代，被国家级报纸刊用文章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吕思源借了十元钱请一帮“死党”撮了一顿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。6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铺天盖地袭卷而来。吕思源的《〈西游记〉新论》亦像孙悟空被“五行山”压住一样搁了下来。十七年后，此文被《齐鲁学刊》的《古典文学》专刊全文刊登。1987年，《前进》杂志又

转发了此文。此文，不仅是吕思源文才的表露，而且是其思想的表露。那是后话。

(二)

情窦初开，才子佳人又重逢 恩爱夫妻，生活事业两相宜

1966年，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，拉开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革命”的序幕。到后来，学校停课，工厂停工，造反派一拨一拨你方唱罢我上台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，在吕思源看来这些倒像一场闹剧。分配到兰溪棉纺厂担任厂办秘书的吕思源，除了文字工作外，还兼做一些接待工作。没想到，一次普通的接待，却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幸福。

这天，厂革委会副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：“浙师大，哎！也就是你的母校，明天有几十名同学到我们厂学工。这可不是件小事，喂！你也知道，毛主席号召全国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，还要多学别样。大学生到我们厂学工，是贯彻毛主席语录的实际行动。我们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做好这次学生的接待工作……”

那个年代，只要与政治挂钩，谁敢懈怠？第二天，厂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处处张贴着欢迎的口号标语。

“状元，状元！”正忙着给学生引路的吕思源被一阵久违的称呼吸引了目光。

“是校花！哈！是你啊！蔡文仙同学。”吕思源也认出了她。

“你怎么分到这里？上班啊！”蔡文仙梳着齐耳短发，黑溜溜的一双大眼好像会说话一般。只见她上穿一件黑底白圆点的棉布衬衫，下着一条肥大的藏青色长裤，看不出她原本苗条的腰身，那双黑色方口平底胶底布鞋仍遮盖不住秀气的双足。

“看什么看啊！状元！”蔡文仙见吕思源直直地盯着自己，被看得不好意思了，嗔怒地抢白了他一句。

“哦，哦。”吕思源猛地回过神来，连忙笑道：“三年不见，校花长得越来越标致了。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吕思源忙着给自己圆场。

兰溪棉纺厂是家有着几千人的大型国营企业。那个年代，在工厂当工人是件非常光荣的事。居民户口、工厂、工人……这些就像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耀眼的光芒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做什么事都有些底气。晚上，吕思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白天蔡文仙的笑脸和扑闪的大眼，老是在眼前晃悠。怎么会这样呢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。

跟浙师大学工的同学送别的时候，吕思源悄悄叫住蔡文仙：“下次，到金华，我可以去你家……看你吗？”一向口齿伶俐的他不知咋的，见了蔡文仙就变得结巴了。望着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蔡文仙，吕思源多少有点自卑。

“可以啊，状元，我们家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”蔡文仙眨巴着眼睛。前几天吕思源单独请她在外面的餐馆吃了一餐，她对他的心思有所察觉。此前，她没认真想过婚姻这件大事。对于那些公开的和不开公开的七八个追求者，她从来都不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其实，她一直仰慕吕思源的才气人品，只是多年不见，那种少女的仰慕之情已经慢慢淡化。这次见面，又勾起了她对吕思源的敬慕。

“那好，那好。”单相思让吕思源变得有些木讷，他的心扑扑乱跳。“同学们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”为了掩饰自己，他赶紧回过身来，招呼这些师弟师妹。

没过几日，趁在一个礼拜天，吕思源找了个借口，找到了蔡家。

“妈妈，这是状元，我们师大的才子。”蔡文仙把吕思源引进门，对母亲介绍说。

“伯母好！”吕思源彬彬有礼地问好。

“哎！坐吧。”

见到其貌不扬的吕思源，蔡文仙母亲不冷不热地招呼了一声，就自

顾自忙着手上的活。

吕思源感到有点手足无措，来之前，他设想了好多种与她的家人见面的场景，现在这样却全然不是他所想象的。个子矮怎么啦，拿破仑才一米五十几，不是照样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欧洲大陆？林肯个儿矮，不是照样当美国总统？他内心有点不服气。

蔡文仙看出了吕思源的心思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最近我妈妈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，也许有点烦吧。”

一来二去的，几个月过去了。吕思源觉得到该把话挑明的时候了。不然，相思之苦让他变得恍恍惚惚。

一场小雪让婺城本来就显得冷清的街道变得更加冷清。夜幕降临了。昏黄的路灯在冬夜中多少让人感觉有点温暖。吕思源和蔡文仙一前一后像陌路人一样走在婺江边上。见没人，吕思源才敢同蔡文仙并排。他们俩都知道，今天应该把话挑明了。

“找个地方坐会吧。”吕思源建议。

江边的石椅还积着雪。吕思源细心地抹掉积雪，把自己的围巾铺在椅子上。一旁看着的蔡文仙有些感动。她坐下，吕思源才在距她半米开外坐下。

吕思源鼓起勇气问她：“我有没有考虑的余地？”

蔡文仙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那么直白，她点点头：“有啊！有考虑的余地。”

奔流不息的婺江水在夜色中像一条白色的巨龙蜿蜒而下，发出雄壮的咆哮声。

“那你喜欢静止的水还是流动的水？”望着婺江，吕思源若有所思一语双关地问。

“我喜欢流动的水。只有流动的水才是有生命的水。”

“那你是喜欢细小的涓涓细流，还是喜欢大风大浪的江水？”吕思源想告诉她，自己不想平庸地虚度一生。

“应该是大风大浪，风浪越大，越显出江河的气势和壮阔，越有活力和生命。”